

雷米迪欧斯·巴罗 :由向往到抵抗

杜 力

尽管雷米迪欧斯·巴罗在晚年的时候曾凭借一种极具个性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在墨西哥画坛上博得了一些喝彩,但是与20世纪女性艺术史中的明星——弗里达·卡罗和列昂诺娜·卡林顿等人相比,她所取得的成就显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巴罗1908年出生在西班牙,她的父亲是一位热爱艺术并充满着自由精神的水利工程师。由于父亲的工作经常要到处奔波,因此巴罗从小就获得了其他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所没有的自由,而这种向往自由理想,也为她之后的艺术创作埋下了伏笔。但是,到她八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却将她送进了一所修女学校,希望她接受“正规”的教育。可以说,巴罗艺术中所体现的对自由追寻以及对男权体制的抵抗,都与她少年时期的这两段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她的父亲在发现巴罗具有艺术创造的天赋之后,将巴罗送到了马德里的一所工艺美术学校学习,这为巴罗进行职业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可能。在这一关键的抉择中,父亲的坚持“战胜”了母亲的反对,这也让巴罗第一次感受到了男性权威对于自己命运的主导作用。当然,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对由男性所主导的艺术秩序产生抵抗意识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巴罗并不像弗里达或芝加哥等女性艺术家那样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排斥既有的、由男性所建立的秩序,恰恰相反,她曾经热情向往融入这一秩序之中。也许这是因为在其进行艺术活动的初期,男性或男性的艺术世界给予了她进行艺术创作的可能性和自由。当她进入美术学院之后,她发现自己完全置身于一个由男性所掌控的世界之中,她的老师、她所崇拜的偶像、她所敬仰的画家、她身边表现非凡的朋友通通都是男性。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超现实主义已经在马德里的艺术界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波澜,阿尔贝蒂尼、达利等这些超现实主义的男性明星画家也强烈地吸引了巴罗。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巴罗看来,由男性所主导的艺术世界就是自由的象征。

《自传三联画》直接表达了巴罗对于男性艺术世界的向往,当然这种向往还是带着一丝犹豫和彷徨的。在画面中,作者采用带有象征性的超现实主义手

法,描绘了她自己在修女学校中所受到的约束、监视以及所经历的循规蹈矩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这件作品体现出了一定追求独立的女性意识,但是强烈的、试图融入男性世界的愿望,仍然在画面中表露无余。画面中的男性形象都是作为“领导者”和“秩序的建立者”出现的,显然作者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由性别所带来的地位和权力之间的差异。在三联画的最后一件《逃离》中,为地球织衣服的小精灵(女性)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她与心目中的男性英雄结合了,并一同到达了他们梦想中的神秘目的地,然而这个目的地对于他们而言是非常陌生的,到处都是突兀的山峰,怪石嶙峋,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但是,画面中男性英雄的表情却是坚决和充满信心的,大片的金黄色渲染了这种气氛,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女性小精灵脸上充满的紧张和不确定的表情。显然这次完美的“逃离”实际上是由男性来领导的,他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三联画的这一结局不仅是作者对整件系列作品所作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自身早期艺术思想的真实描绘。在巴罗看来,自己的艺术永远都难以与由男性主导的艺术传统产生决然的断裂,她永远都要从这一既有传统中吸取营养。

几年之后,巴罗通过一次婚姻使自己从父母的家庭束缚中解脱出来,并与丈夫扎雷加(超现实主义的狂热分子)一起来到了当时世界艺术的中心巴黎。一位男性又一次决定了巴罗追求艺术的方向。在巴黎,巴罗与超现实主义诗人佩雷结合了,在佩雷的带领下,巴罗进入巴黎超现实主义艺术圈的中心。在这个时候,巴罗表现出了对身边男性艺术权威的极度崇拜,甚至多次在公共场合宣称自己愿意追随他们的艺术理想,并听从他们对自己艺术的指导意见。但是,巴罗很快就发现自己似乎被裹胁在一种潮流之中,而且逐渐失去了一直以来所追求的自由。以布雷东等人代表的男性权威,掌控了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话语权,而巴罗这样的女性参与者如果想要获得创作中的自由,就必须获得他们的认可。显然,表面上被扶持、被呵护的女性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恰

恰失去了自由,而这正是巴罗不愿意接受的,因为她原本进行艺术创作的原动力就是希望在艺术中逃避社会、家庭对自己的束缚和规训。

随即,巴罗与其他女艺术家一样,离开了超现实主义团体,开始了独立的艺术创作。但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实际上巴罗并没有远离超现实主义的艺术理想。在她看来虽然超现实主义是由男性所创造的,并为他们所把持,但是,作为一种艺术方式却并不妨碍女性艺术家通过它来表达自己的自由思想,当然也包括女性意识。可以说巴罗是少数离开了超现实主义团体之后,依然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女艺术家。她通过对传统图像的篡改,表达了作为女性的创新意识、性别意识以及恐惧、焦虑、孤独的内心世界。

1957年,巴罗创作了《纠结的道路》,作品以寓言方式表达了此时作者对于男性话语权所进行的反思。画面中,在一道有拱门的走廊中,一个带着礼帽的男子藏身在拱门之后,他的胡须向四周发射,来诱捕一个路过的女性。很明显,这个男子是典型的欧洲中产阶级的打扮,而这个女性的形象则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样式”,她的身体是肉体与机械的组合。从表情上看,男性的表情奸诈而阴险,而女性则显得恐惧与厌恶。显然,这件作品试图表明女性在遇到男性侵犯时的紧张无措的状态。作者在画面图像的选择与安排中,就将这种状态的来龙去脉清晰的展现了出来,她假定这一事件发生在现代化的城市之中。显然在巴罗看来,人迹罕至的自然界是善良灵魂的天然栖居地,充满了自由和创造力,而现代化的都市则时刻充满了危险和不可预知的可怕事件。并且,巴罗认为这种危险对于女性而言是更为严重的,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的公共空间对于女性而言是自由开放的,但是那里实际上依然是一个充满了禁忌的环境。

巴罗的另一件作品《头发的制动》更加充分的表达了这种对于男性话语权的抵抗意识。在这件作品中,巴罗将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与自身独有的想象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起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样式。画面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狭窄走廊的拐角处,一个诱拐了少女的长须男子躲在一个幽暗的窗洞里;另外三个男侦探正在寻找案件的线索,他们以胡须作为行动的工具,而被诱拐的少女实际上就象征着巴罗本人,她已经被吓呆了,神情既紧张又焦虑。整件作品中的侦探、受害者和罪犯之间的关系传达出一种异常冷漠的气氛。显然画中的男性侦探掌握了局面,他们以男性的象征——胡须作为工具,在城市中四处游荡,这是他们至高无上权威的体现。巴罗以女性的眼光来看待画面中的一切,女性的无奈和惊恐与男性的强势和自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巴罗从一开始向往进入由男性所掌控的艺术世界,到发现其中的束缚,再到对这种现象产生明显的抵抗意识,她经历了一个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尽管她最终也并没有完全摆脱掉男性所建立的艺术规则对她的控制,但是她也同样没有屈从于男性的声音,任由他们摆布。通过一大批充满想象力的、带有象征性的作品,巴罗向世界展现出一名女性艺术家为追求独立和自由所作的努力。从1956年开始,巴罗陆续举行了十二次个人画展,在那个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巴罗充满着自觉女性意识的艺术无疑是与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的。

(作者单位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